



春秋四傳

昭公

十

服部文庫
117
211
9



117
211
9

春秋四傳卷三十一音釋



十有四年

昭公

傳左
郟音

掠
亮音

十有五年

傳左
侵音

氛
分音

賈
古音

戴
鴉音

鞮
提音

分
扶問

曾
暢音

彤
同音

十有六年

春秋四傳

卷三十一音釋

傳左還旋音 縣音 頰音 罷音 辟音 賈音

善齒反 才何 拊附音 藝音

十有七年

傳左瑩以銳反 瓘音貫 筭音假 軫七豔反 鬣力輒反

傳胡適的音 單善音 暴步卜反

十有八年

傳左過音 萇長音 祛石音 炊許靴反 說悅音 被弗音 啤皮音

十有九年

春秋四傳卷三十一

景陵 鍾 惺伯敬父評

鄧名揚左名

武林 鍾天墀九瞻輯註

鍾 越異度

昭公三

癸景王十有四年。晉昭四齊景二十，衛靈七，蔡平

酉七年。曹武二十七，陳惠二，杞平八年。楚平王居元春。意如至自晉。

春秋四傳 卷三十一 昭公

左傳尊晉罪已也。以舍族為尊晉罪已禮也。

穀梁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

胡傳按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

何以不如夷之小國。一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

齊楚何瘳於晉。乃歸季孫。其始執之為乏邾莒之供。而非

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

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

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

侯不合二十餘年。至於台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

書侵楚以說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

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附錄南蒯之將叛也。叛季氏在十三年盟費人。要費人為司徒老

左傳慮矣。二人南蒯家臣偽廢疾。使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

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間差也許之。二子曰。民之欣

眾而盟。欲同眾以作亂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

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不自為謀費人不忍其君。

能畏子矣。將不畏子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子

南蒯請期遂奔齊。侍飲酒于景公。公曰：叛夫。戲對

公室也。言非叛乃子韓皙曰：齊大夫家臣而欲張公

馬。言越司徒老祁慮矣。來歸費。二子既逐南蒯乃齊侯

文子致之。齊使文子致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附錄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且撫其民分貲賑

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身單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

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物事也使屈罷簡東國

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好于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左傳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郊公著丘公子國人弗

丘公之弟庚輿。庚輿莒共公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

意恢。莒大夫各茲夫。郊公惡公子鐸而善于意恢。

春秋四傳

卷三十一 昭公

鐸目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焉。

為下冬殺意恢傳

胡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

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薛杞微國無不

葬者。何獨于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

鄆起鄭之罪于方伯而見執矣。為是怒莒故獨而用其君也。

夫怒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東國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宣

公卒則往葬之。不以私故絕吉凶慶弔往來。施報之常禮也。

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傲狠修怨。敢施于昭公

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

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苟不遠之。其能國乎。

附錄楚令尹子旗即蔣有德于王。不知度。有佐立之德與

左傳氏比而求無厭。養氏子旗之黨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

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鄆。以無忘舊勳。卒子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用公子之謀

齊公子鐸逆庚與于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

穀梁言公子而不言大夫皆無大夫也。皆無大夫

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

附錄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雍子故楚人久而無

景伯如楚。官晉理。叔魚攝理。攝代。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在

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叔魚受賂曲斷。邢侯

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

施生戮死可也。施行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納女以賈

鮒也。鬻獄。受女以賣獄邢侯專殺。不奉君命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

昏。已有惡而取人之美謂之昏貪以敗官為墨。貪敗官守謂之汙墨殺人不忌為賊

夏書曰。昏墨賊殺。三者皆死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口

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叔向之直。治有古遺風

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

矣。以義斷恩。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言賄。貨無殺以寬衛國。

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詐也。能以寬魯國。晉不為

獄。言其貪也。謂言貪也。謂言鮒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

引經斷獄

以歸魯季孫事數惡之一奇甚

三利。三惡暴虐頗也。三惡除則三利加。殺親益祭。雖殺其弟，猶義益有令名。

其弟之惡，疑于傷義，故再言猶義明其以大義滅親也。

甲景王十有五年。晉昭五齊景二十一，衛靈公，蔡平，成八年，三曹平公，湏元年，陳惠三，化平九。

秦哀十楚平二。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公作夷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七傳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戒齋。絳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目

赤黑之視，非祭祥也。喪氣也。其在蒞事乎。蒞臨也。二月癸酉禘。

叔弓蒞事。籥入而卒。籥羽舞也。蓋羽去樂卒事。禮也。大臣卒舞入而叔弓卒，故為之。

去樂

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

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玉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

往

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

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

無所不通

胡傳左氏曰：禘于武宮，叔弓蒞事，籥入而卒，去樂卒

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按曾子問。君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可也。有事于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按禮。衛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禮莫重于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于宗廟。外全隱恤之意于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于廟。大臣泣事。簞入而卒于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于宗廟。大臣泣事。簞入而卒于其所。去樂卒事。

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祭朝。吳出奔鄭。

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蔡大夫有功于楚。故無極恐其有寵疾。

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于蔡。子亦長。

位。辱。下位可取。必求之。吾助子請。請求上位。又謂其上之人。

讀古今說人之言未有不使人傾者豈非

費無極之言讀之反令人笑所以為諛人之雄也

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

弗圖必及于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

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女謂無

臣豈不欲吳非不欲善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言其多權謀

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以鳥喻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強而背楚

胡傳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于棄疾者謂

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于舊君而信之使居

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

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

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

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

而入郢之師也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讒

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誦之謀則

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為

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

為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左傳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周景王子○秋八月戊寅。

太子壽之母也傳為晉荀躒如周樊穆后起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鼓人或請以城叛。

而降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

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

城叛，人以晉城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

取服數叛 叔討國之 敵也武庚 服孟獲正 用此法蓋 一勞永逸 之計細人 不知

甚惡。受叛人而賞之是 若所好何 吾所好者將 若其弗賞是 賞吾所甚惡之人 何以賞之

共信也。若許之賞而 不與是共信 何以庇民力 能則進 否則退 量力而行

吾不可以欲城而適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

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欲觀 其民曰：猶有食邑。穆子之 鼓人

未絕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損兵，何以事

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惰于 守城將焉用

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卒 終 棄舊不祥鼓人能事也。

能事吾君。鼓人堅守其邑 能事鮮虞之君 率義不 我教民不怠 亦能事晉國之君

德。城可獲而民知義所。鼓城吾可必得而有死命

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

以鼓子戴鞮歸。戴鞮鼓君名

胡傳 晉滅潞氏甲氏及丹伐鮮虞皆用大夫為主將而或稱

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以殄滅為期而無矜惻之意則殄

人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

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免於貶爾而

春秋用兵禦狄之略咸見矣

冬公如晉

左傳 平丘之會故也。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

附錄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

伯宴樽以魯壺。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

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感魯壺而言也鎮撫文伯揖籍談

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明德之以鎮

稷故能薦彝器於王。若魯壺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隣

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數為戎所陵其何以獻

氏而忘諸乎。叔，籍。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

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姑姓。國文。之得其鼓路以弟。

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開鞏國。唐叔受之以處參盧。匡。

參盧，實沈之。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所賜晉。文公大路文路。鉞鉞，柎也。

鉞，柎，黑黍。形，弓常貴。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僖二十八年。撫。

冬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加重。有績而載。書于奉之以。

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

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福祚不在叔。且昔而高祖孫。

父當在誰耶。

伯鯨。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孫伯鯨。晉心。及辛。

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辛有。周心。其二子適晉為。大史。籍鯨與之共董晉典。

曰為董氏。董。狐其後也。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

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忘祖。籍談歸以告外向。

曰。主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心之所樂。必終于此。今王。

景。王居喪。當憂而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

謂穆后及。於是乎以喪賓宴。賓共宴樂。又求彝器。

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由諸侯。作彝器。

非出吊喪 三年之喪。雖貴逐服。禮也。雖貴為天子當逐竟其服

宴樂以早。亦非禮也。雖不逐服猶當靜 禮。王之大

而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考成也 典以志經。忘經

舉典。舉引典故 將焉用之。為二十二年王室亂傳

乙景王十有六年。晉昭六年齊景二十二。衛靈九年。蔡平四年。定四年。曹平二年。陳惠四年。杞平十年。宋元六年。秦十

十一。楚平三年。吳僚元年。

附錄 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猶以取鄭故

春齊侯伐徐。

左傳 二月丙申。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鄰人皆

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徐人叔孫

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為小國害 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

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

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言周衰滅。亂無息寧。執政離居異心。無有念民勞者

其是之謂乎。

楚子誘我蠻子殺之。公作我曼

左傳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使也

春秋四傳

卷三十一昭公

十二

有子產戒
曰以下數
語方可着
子產怒曰

以下一段
寫盡倉皇
在目

勝生于矣
有至理深
謀國之

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詐其

公羊 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為

疾。乃疾之也。

胡 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虔欲滅中國而棄疾

氏。謹華夷之辨也。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

蔡侯弑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差矣。

附錄 三月。晉韓起聘於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

無有不共恪。子產戒 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孔之孫禮

面張立於客間者。蓋賓未入階。侍 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到

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張又移立於客之西。執政又禦止 客後

而笑之。事畢。富子諫。富子鄭大夫。諫子產 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

幾為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 我皆有禮。夫猶鄙我。鄙也

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怒富

當。曰。發命之不衷。發號施令。不得其當 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

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也。

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子張

之嗣也。子孔嘗執國政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

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立廟于家有祿於國。有賦

乘喪祭有職。受服歸服。受服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服謂大夫祭歸肉於公。其

已有著位。助祭君廟已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任。

得恥之。孔張忘其所當立之位。我安得受其恥辱。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

無刑罰也。言為過謀者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規我。寧可以他事規正于我。○宣子

有環。其一在鄭商。玉人成此雙環。宣子有其二。鄭商有其一。故宣子欲得而準之。宣子謁諸

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

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

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人交關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

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

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

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在

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

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

後不繼罪益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

子產事大
國事有
休

位矣。若惟命是聽則鄭且為晉邊鄙之邑不復成國若韓子奉命以使而

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

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我出一玉以賈二罪以細事徵大罪

子買諸賈人。韓子求玉不得既成賈矣。議價已定商人曰必共

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

也。令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

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以

艾殺此地。次序耦耕斬之蓬蒿藜藿。去惡草而共處之。世有盟

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強市其物毋或勾奪。勾乞也

爾有利市寶賄。汝有寶賄逐利于市我勿與知。特此質誓。質信也故能相

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

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

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不

與。必欲獻玉則鄭與晉不能和矣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

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

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蓋賦。野有蔓草。子蓋嬰齊

遇適我願兮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君子相願也子六

羔裘舍命不渝邦之宣子曰起不堪也不堪國之司直子十

裳言宣子思已將有褻裳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

人乎言已崇好不復子大叔拜謝宣子宣子曰善哉子之

是是褻裳不有是事其能終子韓起不欲鄭求他人子大非

游賦風雨子游駟帶之子駟偃取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

子豐施取洵美且子柳賦釋兮子柳印段之子印癸取偕宣

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

風故曰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昵親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

惧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戎將取日靖四女子產拜使五卿

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于子產以玉與馬曰

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土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夏公至自晉

左傳子服昭伯語季平子隨公從曰晉之公室其將遠

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曰是以習習實為常習慣自

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左傳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窮而致亨也。夫困于心。衡于慮。而後作。徵于色。發工而後喻。此正憤懣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句踐。燕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于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謹而不書。深貶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左傳秋八月。晉昭公卒。

九月。大雩。

左傳旱也。

附錄

鄭大旱。使屠擊。祝款。監柎。有事於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

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藝。養護。令繁殖。而斬其

罪大矣。奪之官邑。

季孫意如如晉。

春秋四傳

卷三十一 昭公

十七

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傳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

子服昭伯自往見之，乃信回言。子服氏有子哉。

丙景王二十有七年。晉頃公去疾元年，齊景二十三，衛靈十。

元七，秦哀十二，平五，鄭定五，曹平三，陳惠五，杞平十一。楚平四，吳僚二。春，小邾子來朝。

左傳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芣。取君子來朝，何錫與之。

穆公賦菁菁者莪。取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傳祝史請所用幣。于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

社。社者羣陰之聚，故伐鼓以責之。諸侯用幣於社。社位上公，故用幣以請救。伐鼓於朝。自

責，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言不須用幣。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

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

謂建巳正陽之月，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慝陰氣也。四

統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故有伐鼓用幣之禮。平子以

六月非正月故大史答言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有

又犯是宿故於是乎百官降物。素君不舉，辟移時。辟

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用辭以自責。故夏書曰：辰不集也。

非惟詳核
語氣剛整
每觀古人
這一段學
問輒愧文
士虛過一
生

春秋

其舍，瞽奏鼓，鼗夫馳，庶人走。瞽夫，主幣之官。此月，則食。為救日食備。

謂此建巳正。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此六月當陽之月朔也。平子此

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

秋。邾子來朝。

左傳邾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

邾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

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受命有雲瑞，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

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共

有水瑞，以火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龍義，我高祖少皞

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應

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應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伯

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鶡鷄也。以立春鳴

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鶡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故以丹為名。明四鳥皆應正之屬官。祝

氏，司徒也。祝鳩，鷦鷯也。鷦鷯，孝也。鷦鷯氏，司馬也。鷦鷯，王

為司馬。鷦鷯氏，司空也。鷦鷯，鷦鷯也。鷦鷯，平

爽鳩鷹也。鷦鷯，鷦鷯也。鷦鷯，鷦鷯也。鷦鷯，鷦鷯也。鷦鷯，鷦鷯也。

為司寇，主盜賊。鷦鷯氏，司事也。鷦鷯，鷦鷯也。鷦鷯，鷦鷯也。鷦鷯，鷦鷯也。

春秋四傳

卷三十一 昭公

十九

者也。鳴聚也。治民主。五雉為五工正。西方曰鷦雉。東方曰鷦雉。

南方曰翟雉。攻金之工。北方曰鷦雉。攻皮之工。伊洛而南曰翟雉。設五色之工。利器用。正。

者也。夷。平也。九扈為九農正。春扈鳩。鷦。相水上之宜。夏扈鵙。玄。趣民耘。秋扈鷹。民收歛。冬扈竊黃。趣民蓋藏。棘扈鴝。丹。為果驅鳥。行扈。晝為民驅鳥。宵扈嘖嘖。夜為農驅獸。桑扈。為蠶驅雀。

扈。鷦鷯。民牧也。使不淫放。自顓頊以來。

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代少暉。

者。德不能致遠。瑞乃紀于近。而以民事命官。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于是仲尼年二

十。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者謂官不脩其

職。猶信。信然也。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公作賁渾戎。殺無之字。

左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屠蒯。晉侯之膳宰。以忠諫見進。雒。雒水。三塗。山名。

有事。祭也。襄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

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襄弘。周大夫。劉子。周卿士。客。謂屠蒯。乃警備。

警。戒以備。戎。欲同。晉以合勢。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河

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味。

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周大世地。

文公攜前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

傳胡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臼氏。荀吳之於陸渾。

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

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繼之難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

與關土服遠。以圖強伯。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纔

無貶耳。則窮兵於遠。慮內事外者可知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傳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孛星出辰西。光於東及天漢。申頌曰。彗所以

除舊布新也。申頌魯大火。彗象如旗。如幕。故有除舊布新之象。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示人。

今除於火。今火星尚伏。而彗以除之。是除舊也。火出必布焉。明年火星出。布散為災。是布新也。

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

往年火出而吾見之。其象猶微。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今年火出之月。而孛蓋章明也。

終也。必隨大火而滅沒。其居火也久矣。應二其與不然乎。言必也。火出

夏為三月。謂昏見。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

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

陳。大皞之虛也。太皞居陳。大火所自出。鄭。祝融之虛也。祝融居鄭。

火房也。房舍也。

星字及漢。漢水祥也。

天漢水也。衛顛頊之

帝丘。

昔帝顛頊居之。

其星為大水。

衛星營室水也。

水。火之牡也。

此

唯。

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

丙午火。壬午水。而相涉。

而火多。故水不勝火。

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

火災。來年大

出見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

王瓘。鄭必不火。

瓘。圭。竿。王爵。瓘。子產弗與。

以為天災。非禳。

息。為明年宋衛陳

鄭災

公羊

字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

火也。大火為大辰。

大火。謂心。伐為大辰。

伐。謂參伐。

壯辰亦為大辰。何以

書記異也。

穀梁

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盪于大辰也。

大辰者。大火也。不曰字于大火。

而曰大辰者。謂盪于蒼龍之體。不獨加大火。

胡

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

星加心。象天子遭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

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古

有星字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

陵上國。日敵于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獲
罰也。故氛祲所指。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
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傳 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陽句。穆王曾孫。令尹子瑕。 司馬子

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魴。順江而下。易用昧敵。 且楚故。司馬令龜

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得

兆。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壅之。及泉。使隨人與楚師

之舟。環而壅其地。深至于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炭。火也。置火滿于隧。道

命。言其守之嚴密。 吳公子光光。諸樊之子。闔廬。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

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力。衆許之。使長

鬣者三人。長鬣。多髯鬚。與吳人異。形狀。詐為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

對師夜從之。師。吳師。三呼皆迭對。迭。更也。楚人從而殺之。楚

夜戰。見吳人伏舟側。故紛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公羊傳 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

穀梁傳 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亦

進楚子。故曰戰。胡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

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唯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

勝。囊瓦以貨行。而榮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

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于亡滅。吳日益強。而

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

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故其所書本求強弱之由。其為

後世戒明矣。

丁景王二十有八年。晉頃二、齊景二十四、衛靈十一、蔡平六、鄭

平五、吳僚三。

附錄 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毛伯過周大夫。而代之

代居 其傳 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昆吾夏伯也。稔

卯日與 禁同誅。侈故之以。以侈汰 而毛得以濟侈于王都。不亡

為二十六年。毛伯奔楚傳

春王三月曹伯湏卒。

春秋四傳

卷三十一 昭公

二十四

傳左 三月曹平公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傳左 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星 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也。

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 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

日故知 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

之庫以望之。其言光景 大庭氏在魯城內其

告火禪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不聽之故 鄭人請用之。

子產不可。子大封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

于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

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 遂不與。亦不復火。

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 民震動。

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

足以定遷矣。知天災非 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與三

人遷其柩。以其常與 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

未入 使司寇出新客。新未聘者未知 禁舊客勿出。

情不欲。使子寬子上巡屏攝。至於大宮。二子鄭

祭祀之

春秋四傳

卷三十一昭公

二十五

前此之不
不可實有
一段識力

莫作憤憤
鎮俗定終
之道無踰
於此
應視子產
奉勳議論
所謂托孤
寄命臨大
節而不可
奪庶幾近
之矣
前段曠識
此處又妙
在有一
番極細處

不實憚之
人借口不
善

祖廟。越行宗廟。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使祝史

周廟。告於先君。祀廟主。周廟屬王廟。合使府人庫

事。貨財所聚。故商成公傲司宮。商成公。鄭大夫。司出推

真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列居火道

火所燬。也。燬。炎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為部伍登明日使野司

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邠人助祝史。除於

國北。治祭于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玄冥水神。祀于四廟。廟

也。陰氣所聚。故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藉記被焚之家。寬

營建。三日哭。日舉哀。三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

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公年何以書。記異也。何異耳。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

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穀梁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鄭子

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為

災也。子產明。天時人事。報應有驗。重其同日。故經

於楚。無尊周之心。故。天災四國。明以同章。

灾祥福福
天意也而
聖賢往往
引歸人事
意最深遠

傳胡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至於書焚室而寬。林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於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由。鄭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六月。邾人入郟。

左傳六月。邾人藉稻。邾。邾姓國也。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邾人襲邾。邾人將閉門。

邾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門者頭。遂入之。盡俘以歸。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言我妻子盡獲。無所歸矣。乃從其妻子於邾。邾莊公及邾夫人

舍其女。舍。止也。為明年宋伐邾起。

秋。葬曹平公。

左傳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魯人往曹會。周大夫原伯

語不說學。原伯不善學問之道。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

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遠多漸以及大人。大

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首

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

附錄左傳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為治也。被禳於四方。振除火

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治兵於廟城內也。廼故除廣之。子大叔之廟

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也。蒐也。過期三日。處小不得一時畢。使除

徒陳於道南廟北。使除道之衆。緇家廟而卒。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

於而鄉。而女也。毀女所向。子產朝。朝君。過而怒之。怒不毀。除者南毀。子產

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言子產不忍傷人廟。○火之作也。子產

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若叛晉。子產曰。

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三字妙有備。國

而不可犯者。既。晉之邊吏諒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

寧居。卜筮走望。為鄭卜筮。棄走羣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

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陴。擱然。助念貌。將以誰罪。邊人恐

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

子產與木
國事事能
不自失可
為事大國
之法

降之災。又惧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為敝邑。

間啓人貪心。重為鄭國之害。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

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

瞻望奔走。惟晉而已。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冬。許遷于白羽。

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

不禮於鄭。時楚而不事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

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不專心事楚。鄭方有令政。鄭有賢臣。許曰。

余舊國也。許先鄭封鄭曰。余俘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葉在楚國方

城外之蔽也。為方城外之蔽障。土不可易。輕也。國不可小。謂鄭許不可俘。

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

白羽。

戊景王十有九年。晉頃三。齊景二十五。衛靈十二。蔡平七。定七年。曹悼公。午元年。陳惠七。杞平十。

元九。秦哀十四。楚子六。吳儵四。

附錄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子瑕。郟。左傳。

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言楚無經略。中原之志。其僅自守。

皆自以持其世而已。保持其世。言無遠謀。○楚子之在蔡也。時。

郟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郟陽。蔡邑。及即位。使伍奢

伍奢伍舉之子。伍負之父。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

也。室。妻。王為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言

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至。為下拜夫人傳。

宋公伐邾。

左傳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

月。取之。乃盡歸邾俘。邾人鄒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胡傳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邾

人藉稻。邾人襲邾。盡俘之。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幣于邾。邾子

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

取之。盡歸邾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邾之俘。其善意也。

故書伐邾。而釋其取色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左傳夏。許悼公癩。癩。疔。疾。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止。

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

此而備書如
其誠與不
教之正
知使人悲
恨之正
以救之也
如竟無不
書無論人
且將起而
謀其後即
正自非孝
子則可止
而誠孝子
也必更有
不安者矣
故曰于許
世子見孝
子之速

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談
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弒君之名

穀梁曰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青

不嘗 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也。止自
與

之人同罪于是 哭泣飲飭粥噉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
故君位于弟

即止自責而責之也。就其有自責心
故以備禮責之

胡按左氏諱悼公瘡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弒其君者

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

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

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

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于君是

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弒君欲速

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哭泣飲

飭粥噉不容粒未踰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嘗

君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此篡弒

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

書許世子止弒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願以

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二說。則誤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為春秋。奚待於聖筆。無愛。豈其無父。楊朱為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辯而關之。禽獸偏人。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訖其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為弑君之意矣。

巳卯地震。

附錄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濮南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適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又而寘大子。

馬。城父。在而。不。破。衰。故。縣名。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

建居於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為明年諱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傳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莒子奔紀鄆。紀鄆使孫書伐之。

孫書陳無宇之子子占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寡婦及

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紡麻縷為纒。以所紡纒度

夫報仇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或獻諸子占。子

夜縋而登。綠繩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

共工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

公羊傳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為不歲於弒。止

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

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藥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

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

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

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聽治罪也 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

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穀梁傳 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毋

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羈貫，謂交午。就師，學

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

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

者之過也。不敢罪上，故言過。 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許

師傳使不為嘗藥之義，故累及。

胡傳 何以書葬。穀梁子曰：不使止為弒父也。其說曰：子

免乎水火。毋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觀止自責。可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弑君獲罪。以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門則下。過廟則趨。為太子而其教已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

左傳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駟偃也。弱幼少。

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為人。增子瑕。且以為不

順。舍子立叔。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聳。懼也。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

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問駟氏何故。舍子而立叔。駟氏懼。駟乞欲

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與。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

曰。鄭國不天。不獲天福。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

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

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剝是

鳥言天自欲氣駟氏非國所知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遇

敢知天之所亂民之亂猶不敢今大夫將問其故柳

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十年君尋舊盟曰無或

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

鄙也何國之為言鄭臣死而晉大夫得孫廢立之辭客幣而

報其使晉人舍之晉人置之不問○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

楚人必敗成在王曾孫葉昔吳城州來在十年子期請伐之二

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言今亦未而城州來以桃吳能無

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成曰吾聞

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

無量民人日馱勞罷死轉忘寢與食轉徙非撫之也○鄭大

水龍闢於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國人請為崇焉子產弗許

曰我聞龍不我覲也言我若相聞龍闢我獨何覲焉禳之則

彼其室也淵龍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子瑕言蹶由於楚子蹶由吳王弟五曰彼何罪諺所

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

設言辭妙

無一字不
足游戲妙

忿可也。乃歸蹶由。

已景王二十年。晉頃四。齊景二十六。衛靈十三。蔡平。卯十三年。定八。曹悼二。陳惠八。杞平十四。宋元。

十五。楚平春。王正月。七。吳僚五。

附錄左傳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氛氣也。氛氣曰。今茲宋在。

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為宋華向出。奔蔡侯卒傳。叔孫昭子曰。然。

則戴桓也。戴族華氏。桓族向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生也。○費無極言

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時建居城父故。自以為猶宋

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

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建妻。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

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奮揚。楚大夫。奮揚受命。未至。城父。知太子寃。故遣令去。

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示不。逃刑。

王曰。言出於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

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苟且。懷二。奉初以還。初奉。以。

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

曰。使而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

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甘

處暴主。誅之。間亦。有以將正。而金者。

儘奢任負
家庭由一
潘他召忽
也人各有
憲如此

彼仁彼謂伍奢之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止

父崇君尚謂其弟員崇君尚奢長曰爾造吳我將歸

不遠自以知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

尚欲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負欲矣死免父孝也孝

度功而行仁也負任擇任而往智也負任知死不辟勇也任

勇父不可棄俱去為名不可廢俱死為爾其勉之相從為愈

比之相從俱奔伍尚歸奢聞負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

將有吳憂楚人皆殺之負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

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仇不可從也光吳公子闔閭

曰彼將有他志光欲破其議而負亦知之余姑為之求士而鄙

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乃見鱗設諸馬鱗諸而耕于

鄙為二十七年吳弒僚傳其曰公孫會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鄭殺

公羊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

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

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於師則未知公子喜時

子負芻從與。或為主乎國。或為主乎師。公子喜時日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君子為之諱也。

穀梁傳 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

取之。而不以叛也。

會以公孫之貴而得夢。既而不以之叛。明曹伯無道。致令其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

以善之。

胡傳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放也。古者大夫有

罪。待放于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別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于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

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於世之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

左附錄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向

愈于死。先諸。恐元公殺已。欲先作亂。華亥偽有疾。以誘群公子

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

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于其廩。八子皆公黨。公如華氏。請

弗許。遂劫之。公劫。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景

皆元公弟。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

與華氏盟。以為質。為此冬華向出奔傳。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傳

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縶。公兄。齊豹。齊惡之子。狎。輕也。奪之。司寇與郵。郵。豹

有役則反之。縶。是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無則取之。若無征役。公孟

惡。壯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喜。貞子。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

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壯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

齊豹見宗魯于公孟。薦。達也。為駮乘馬。為公孟駮乘。將作亂。而謂

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

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言子借我以善名。雖

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

春秋戰國
義俠之士
肯此一殿
氣貫

春秋四傳

卷三十一 昭公

三十九

也。使子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猶終而竟也。

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

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子氏帷於門外。齊豹之家。而伏甲焉。使

寘戈於車薪以當門。要其前。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戈于薪尋。

後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駮乘及閔中。閔中齊氏用戈擊公孟。

宗魯以背蔽之。代受戈。斲肱以中公孟之有。同中公孟有。皆殺之。孟

宗魯俱死。公聞死。靈公。乘驅自閔門入。衛門名。慶比御公。公南楚駮乘

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駮馳駟乘于公。鴻駮馳復就公乘一車四人。

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過公於馬路之衢。馬路衢名。遂從。從公出。過

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闕空也。以蓋當侍從空闕之處。

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不欲令追者出。踰而從公。

踰郭出。公如死鳥。衛地。析朱鉏宵從實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齊黑背孫。

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頃公之孫。既出。聞衛亂。使請不聘。公曰。

在竟內。則衛君也。言衛侯在衛之竟內。則猶為衛君。乃將事焉。行聘遂。

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

辱君命。賓曰。即公孫青。寡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下執事。阿。

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

社稷。則有宗祧在。言受聘當在宗廟。乃止。不行聘事。衛侯固請見。

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為相見之禮。為未致使故也。未致使不敢以。

見衛侯以為乘馬。喜其款已。故貴其物。賓將楫。青將夜行。以助宋倫。主人辭曰。

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

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杆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

親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請助夜行。以除死罪。親執鐸。終夕與于燎。

設火燎。以備守。齊氏之宰渠子台北宮子。壯宮喜也。台北宮氏之宰不與聞。

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台北宮喜盟於彭水。

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

公子朝。褚師圃。子玉。甯子。高魴。出奔晉。皆齊氏黨。閏月。戊申。殺宣

姜。與公子朝通謀。故。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滅齊氏故。賜祈朱鉏。謚曰

成子。膏從公。故。而以齊氏之墓子之。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衛侯告寧于

且言于石。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

教也。喜青敬衛侯。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

當并受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羣

貪君賜以干犯先王琴張聞宗魯死

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宰

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

言齊豹盜孟縶

宗魯皆由君子不食姦

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也

不受亂

許豹行

為利疚於回

以利故不能去病身於邪

不以回待人

知難不告是以邪待人

不義

義以周事豹不犯非禮

紮是非禮

公羊傳

毋兄稱兄无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

穀梁傳

盜賤也其曰兄毋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

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為

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

然則何為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

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跖衛謂之

輒

胡傳

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為

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入而有名

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為仲尼書斷此獄罪在

魯宗魯孟縶之駮乘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

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靳此名

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

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
皆知之也。若宗魯欲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
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
馬。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乳。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
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作甯

左傳宋華向之乳。公子城。平公孫忌樂舍。舍樂喜孫。司馬疆。向宜。

向鄭。宜鄭皆建。建。平王之。鄭申。小邾穆。出奔鄭。八子。宋。夫皆公堂。

辟難其徒與華氏戰於鬼闢。入子之。敗子城。子城適晉。為華

氏所敗。別走至晉。為明年子成以晉師至傳。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

而後食。華亥與妻。每日必盥手。先食。所質公子。而後敢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

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亥以元公。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

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

費遂。大同。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言。

將以去憂也。恐殺大子而憂患長。臣是以惧。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

不忍其詢。詢。取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成。厄

陳華登奔吳

登，費遂之子。華，費向者。

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工

人殺其子，其誰納我？直歸之，有庸。」

何以質之？ 可以為功。 使少司寇

公子歸公也。 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

謂怪之齒長，不能出使他人。

公子為質，必免。質，信也。送公子歸，可以自明不叛之信。

公子既入，華恠將自

行。從公門去。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所居官。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廬，左作廬。

附錄 齊侯疾，遂疝。

疝，瘡疾，目瘡也。變為瘡疾也。

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

多在

齊多在

梁丘據與商款。

二子，齊雙大夫。

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於

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

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固以謝來賓。公說告

晏子。晏子曰：「目宋之盟。」

日，往日。宋盟在襄二十七年。

屈建問范會之德於

趙武。屈建，楚子木。范會，晉上會。

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

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

故祝史無求于鬼神。 建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

五君。」文襄靈成景。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死

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言徐范武子對曰。其

若。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

以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其所以蕃祉老。

為信君使也。以為使於誠信之君。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于淫君。

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避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

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

度。無所還忌。還。猶顧也。不思諂譴。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後於心。

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共數美。是矯誣也。

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

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娼

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不能治。山林之

木。衡廩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蕪蒸。虞侯守之。海之

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侯。祈望。皆官名。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

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言邊鄙既服。政殺。又為近

大夫。強易其賄。承嗣大夫。世位者。布常無藝。布。政無法制。徵歛無

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

鄙詐為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所求不給則罪民人

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祝史禱祝若有所益詛夫婦詛祝亦有所損聊

聊攝齊西界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

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

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通責○十二月。齊侯田於沛。沛澤名

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

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

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若招當往道之常也。君子躓之也。躓是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遼臺。子猶馳而造焉。遼臺臺名。子猶梁丘據

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

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

以薪。燂炊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

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君不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

以成其可。君不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

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成既平。歌

穀中宗詩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

其政也。散味和，故心平。心平則政成。聲亦如味。和五穀，亦如一氣。

體。舞者有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

也。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穀為律，陰穀為呂。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八風。八方之風。

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以相成也。此九者合，然後成和樂。清濁，小大，短

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旋，以相濟也。周，密也。君子聽

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

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

委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

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

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季荊曰之。季荊，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有

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而後大

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齊侯甘于所樂，志于不死，晏子

稱古以節其願。○鄭子產有疾，謂子大柝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

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疾數月

柝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

見雅二字 妙理

春秋諸大夫惟子產自古大臣之風其識力議論皆高人一層

人。大辨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

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

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

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惓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遷。

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綽。不剛不柔。布政優優。

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

也。子產見愛有古遺風。

庚辰十四年二十有一年。東國元年。鄭定九。曹悼三。陳惠九。杞平

十五。宋元十一。秦哀十六。楚平八。吳僚六。

附錄。春。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冷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

乎。冷。樂官。州鳩其名。夫樂。天子之職也。職。主也。夫音。樂之與也。樂。同音

而鐘。音之器也。音。由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也。器。以音

之。鐘。聚也。以器聚音。輿以行之。輿。音也。小者不窳。細而大者不擻。

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

也。億安。窳則不成。心不充滿。擻則不容。心不感感。感。感也。

春秋四傳

卷三十一 昭公

四十八

鍾楸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為明年天

王崩傳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左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于也。以長幼齒。

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大夫以大子共位對。昭子嘆曰。

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暨。急

也。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蔡侯即大子朱。為蔡侯朱出奔傳。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書聘始此

左傳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為國政。季孫欲惡諸晉。懼

孫在已上。欲使得罪于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

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為鮑國七年。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

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

十一牢。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為哀七年吳徵百牢起。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叛公作畔。

左傳宋華費遂生華緇。華多僚。華登。緇為少司馬。多僚為

與緇相惡。乃譖諸公。曰。緇將納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

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為大同馬。良子謂華登。前年奔吳。死亡有命。

以丹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言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

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召司馬。

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司馬使逐。驅。司馬嘆曰。必多僚也。

諂。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

謀逐華。驅。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酌之。酌。酒。幣。酒。賜及

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句尤之。張句。華。驅。臣。尤。怪。賜之厚。曰。必有故。使

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訊。問也。子皮。即。華。驅。以。劍。脅。宜。僚。而。問。其。詳。其。宜。僚。盡。以

告。告。欲。回。田。以。遣。之。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其。登。言

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白任。鄭

翩。殺多僚。任。翩。亦。驅。家。臣。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

心。豐愆。華。控。禦。諸。橫。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廬。門。宋。東。城。南。門。六月。

庚午。宋。城。舊。鄆。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鄆。故。城。桑。林。城。門。

公羊宗南里者何。若曰。曰諸者然。曰。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喻。

穀梁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宗南里。

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言不。作。亂。

傳胡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于死先請乃誘羣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太子及其母弟以為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以叛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傳左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也物事也對曰二至二分

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陰侵是陽

勝陰

八月乙亥叔輒卒輒公作瘞

傳左於是叔輒哭日食意在於昭子曰子將死也

當哭而哭之。八月。叔輒卒。

精爽已逝。 附錄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吳。 齊烏枝鳴

鳴。齊大夫。 厨人濮曰。濮。宋厨邑大夫。 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

人有待其衰。先事掩人。奪其心志。後事勝人。待其哀竭。 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

若入而固。則華氏眾矣。及吳師遠來之勞。營畏未定而伐之。若吳師得入南里以為固。則華氏得

吳師不勝。眾矣。 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獲其

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二師。吳大夫。 華登帥其餘。吳餘師。 以敗宋師。

宋恃勝。故華登復敗之。 公欲出。出。奔。 厨人濮曰。吾小人可籍死。可借使死。難。

不能送古君。請待之。請復戰。決勝負。 乃狗曰。揚徽者公徒也。也。微。眾

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見國人。皆揚徽。 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

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元公激勵其眾。 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

死。意。 齊致死莫如去倫。去長兵。用短兵。 彼多兵矣。請皆用劔。從之。華氏

壯。復即之。北。敗走。 厨人濮以囊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

濮以下衣裹死人首而荷之。以走。詐言得華登之首矣。 遂敗華氏於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

僂新居於新里。既戰。說甲於公而歸。翟僂。新公臣。居僂地。而助公戰。

居於公里。亦如之。姓。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僂新說甲歸。 十一月。外未。

亦如僂新說甲歸。 十一月。外未。

亦如僂新說甲歸。 十一月。外未。

亦如僂新說甲歸。 十一月。外未。

亦如僂新說甲歸。 十一月。外未。

亦如僂新說甲歸。 十一月。外未。

亦如僂新說甲歸。 十一月。外未。

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曹翰胡。曹大夫會晉荀吳。穆子

忌。齊大夫衛公子朝。前年出奔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

地。鄭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鶩。鄭翩華氏黨子祿御公子

望為右。子祿向宜干犇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為右。呂封人華相

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已將注豹則闕矣。注

矢闕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公子豹射出其間。出子城

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狎更也城謂豹曰若不抽矢止

不城射之殪。豹張句抽矢而下。受長丈二射之折股扶伏而

擊之折軫。城射張句折軾之股張句又射之死。句干嬖請一

矢。求城曰余言女於君。欲活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

共五死。則皆死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

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膺胸也見華緇曰吾為欒氏矣。晉欒

入作亂而死事在緇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廷恐也言

不幸而使華登如楚乞師華緇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

而出。犯公師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楚

師將逆華氏太宰犯諫曰。犯楚諸侯唯宋事其君。言

宋者惟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

後既許之矣為明年華向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

左傳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而謂蔡人曰

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

惧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

有盟故封盟于鄧依陳其子有二心故廢之子謂靈王殺隱

太子其子與君同惡楚靈王殺蔡世子有平侯與公子此惡

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無他

蘇梁傳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楚子虔誘

之于申父執而用焉執蔡世子友以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

而貶之也奔既罪矣又奔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克鼓在十五年晉將伐鮮虞

公無暇待賓

春秋四傳三十一卷終

春秋四傳 昭公

春秋四傳卷三十一

公以晉至而己歟
公且其如指
無謂於東國
至長城晉秦韓
晉秦韓魯
弟朱叔

而頃之也
州國惡莫大焉
奔趙罪矣又奔
親用之長也
奔西

長也
之干中
親用之長也
奔西

東者東國也
何燕歸之東也
王父

春秋四傳卷三十二音釋
昭公
二十有二年
二十有三年

昭公

二十有二年

左傳 邛 音 輓 音 蚤 音 邠 音

胡傳 臨 力 鳩

二十有三年

經 髡 苦 門 反 鬻 五 結 反

左傳 御 音 廐 音 場 音 圻 音

春秋四傳 卷三十二 音釋

傳胡 躒 反 即 狄 徵 反 知 陵 燔 反 子 潜

二十有四年

經 獲 反 俱 縛

傳左 噐 銀 音

踰 脛 音

乾 干 音

祭 祭 音

嫠 釐 音

杆 岸 音

二十有五年

經 詣 反 五 計

傳左 轄 反 胡 瞎

父 甫 音

鸛 又 其 俱 反 又 作 鷓

鵠 欲 音

孫 遜 音

言 彦 音

湄 便 音

附 音

隊 墜 音

倮 反 句 主

句 反 古 穆

楯 準 音

傳左 邲 云 音

邲 邲 音

札 反 側

瘡 反 外 多

榮 榮 音

傳胡 嗑 益 音

二十年

經 鄆 反 莫 公

任 垂 音

辟 避 音

鼃 反 為 爪

驅 頑 音

宛 鴛 音

反 居 又

詢 詬 音

糞 坑 音

瘳 瘳 音

瘡 瘡 音

異 崔 九 音

賁 債 音

醢 海 音

燁 關 音

刺 反 仕 側

苻 蒲 音

二十有一年

傳左 驅 區 音

維 反 古 舍

員 云 音

倮 侯 音

赫 者 音

悶 音

春秋 傳

卷 三 十二 音 釋

二十有二年

鈴

古音

員

音

對

音

赫

音

陽

音

二十有二年

經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二十有二年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二十有二年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二十有二年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二十有二年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春秋四傳卷三十二

景陵 鍾 惺伯敬父評

鄧名揚左名

武林 鍾天墀九瞻輯註

鍾 越異度

昭公四

辛景王二十 二十有二年。晉頃六、齊景二十八、衛靈十五

已五年崩。宋元十二、秦哀十、春、齊侯伐莒。

七、楚平九、吳僚七。

春秋四傳 卷三十二 昭公

左傳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啓齊大城北郭佐之

戰。莒羊牧之諫。牧之莒大夫曰：齊帥賤，北郭啓非卿其求不多。

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莒地齊侯伐莒。敗

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竈齊大夫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

齊城門莒于是乎大惡其君。為明年莒子來奔傳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傳楚蘧越使告于宋。蘧越前年救華氏故使人告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

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言華氏為宋宗廟之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

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

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

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

患之。患宋以義相距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

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解圍聽華向出奔。楚人得取其救

之功。其亦無能為也。華氏不能復為宋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

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軀華登。

省滅。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代華邊費

司徒。印平公曾孫，代華定。樂祁為司城。祁子罕孫，樂祁犁。仲幾為左師。

寧樂大心為右師。代華。樂輓為大司寇。輓子罕孫。以靖國。

言三年而後弭。

穀梁傳自宋南里者專也。

胡傳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為質，又求助

於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安竭

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

使而戮之於境，令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

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

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

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衷，獎亂人之惡自

見矣。

大蒐于昌間。

穀梁傳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

胡傳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

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

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辯等列，顯少
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
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于洛陽，袒而發喪，
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
佾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
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傳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王與賓孟說

之。欲立之。孟，即起也。王語賓孟，欲立子朝為大子。劉獻公之庶子伯食，事單穆

公。獻公，劉摯伯食。劉狄，穆公單旗。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

言以為亂，願去之。子朝有欲位之言。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

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為犧性。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

用乎。人異於是。雞見寵飾，卒當見殺，人見寵犧者實用人。

犧實難，已犧何害。言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

異王弗應。十五年，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未定，賓孟感雞，盛稱子朝，王心許之，故

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北山，洛

權術盡頭

春秋四傳

卷三十二

昭公

四

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

子單子立劉奚奚獻公之庶子五月庚辰見王見王遂攻宿封

黨子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猛次正故單劉立之懼

附錄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獻于又叛于解虞叛于

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糶者使晉師詐為負甲以息于

昔陽之門外遂罷鼓滅之以鼓子為鞮歸使涉佗晉大夫守之

六月叔鞅如京師如京師止此

葬景王王室亂

傳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

族以作亂靈王景王子孫帥郊要餞之甲周邑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

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子猛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子朝

黨不欲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亥單子出失王故王子還與召莊公謀召

朝與子曰不殺單旗不捷子單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

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樊齊單劉黨遂奉王以追單

王還奉及領大盟而復周地欲令單子劉子復歸殺摯荒以說委罪劉

劉歸其采邑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周地知王子還欲背盟故亡走

單子殺還姑。發弱。醜延定。稠。八子靈景族。子朝。因戰而殺之。

寅。伐之。單子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卒。故得八。

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二公。周卿士。皆叔鞮。為子朝所敗。

京師。景王還。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共

天所廢也。閔子馬。滑。羣喪職秩者。

公羊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

穀梁傳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

胡傳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

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其作鴟鴞詩以

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

為室。王畿為堂。諸夏為庭戶。四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

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

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

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

秋。嫌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季札辭國。

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

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係于齊。此皆正本以及天
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
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為來世法戒明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左傳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圍車次。

于皇。出次以
示急。

公羊傳其稱王猛何。當國也。時欲當王
者位故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

胡傳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
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鼻。貴不以乎賤。
大不以乎小。劉盩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
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按左氏
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苟皆其母
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
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
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羣下。朝

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強弱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非也。易曰。王居无咎。稱居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左傳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王子處。子猛黨。盟百工于平

宮。平王廟。辛卯。鄆盼伐皇。鄆盼。子朝黨。大敗。獲鄆盼。壬辰。焚諸王城

之市。楚鄆盼。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醜。悼王司徒。前城。子

朝所得邑。百工叛。司徒醜已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所敗。庚

午。反伐之。單氏反。伐百工。辛未。伐東圍。百工所在。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

躒帥九州之戎。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州。鄉屬也。五州為鄉。及焦瑕。溫原之師。

邑。晉四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蚘。以王師敗績于郊。為子朝之

黨所敗。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前城。子朝衆社。周地。

公羊傳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

胡傳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

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

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于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其變。臣有不名。冬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舛逆。為後世之深戒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不成喪也。所以不稱王崩。已

丑。敬王即位。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白。館于子旅氏。周大十二月庚戌。晉

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司馬鳥。帥師軍于陰。籍談于侯氏。荀躒

于谿泉。賈辛。次于社。司馬督所次。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師

分在三邑。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洛。

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

傳公羊。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

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

梁此不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壬敬王二十有三年。晉頃七，齊景二十九，衛靈十六，蔡悼三，鄭定十一，曹悼五，陳惠十一，杞平十七。

元十三，秦哀十八，楚平十，吳僚八。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左傳邾人城翼。邾，邾邑。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從離姑則道經魯之武城。公孫鉏曰：魯

將御我。鉏，邾大夫。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山南行，不欲過武城。徐鉏

立弱。茅地。三子邾曰：道下，謂此山道下隰。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阻雨

不能遂，自離姑。遂，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

弗殊。殊，絕也。邾師過之，乃推而墜之。邾師過斷才之地，乃推斷木而墜仆于地，以絕邾師

走。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姑如晉。

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姑。言使人也。晉人使

邾大夫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

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回，魯大夫。請復當

夫。邾大夫。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

以叔孫與之。與叔使執之。叔孫聞之。去眾與兵而朝。示欲身死。

牟謂韓宣子。彌牟，士景伯。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

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必威邾以報此恥。邾君亡國，將焉歸。時在晉

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

焉用盟主。聽邾眾取叔孫，是為諸侯皆得執相執。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別知孫子服

回，士伯聽其辭，而懇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即士景伯，二子辭不屈，故士伯懇而

執之。士伯御我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歸之，叔孫之屈辱，先歸

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于都。薪蕘難，魯從者以

此為病將改館，叔孫旦而立期焉。立待命也，從孫于別都謂箕也。叔孫旦而立期焉。且至旦為期，乃館諸箕

舍子服昭伯于他邑。別因范獻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焉。求以

冠為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偽若不解其

意，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叔孫曰：見我，吾告女

所行貨。言我告汝以所行貨賄之地。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使人之出

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

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不以當有

晉人圍郊。

春秋四傳

卷三十二 昭公

十一

叔孫識度可將可相

左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二師王師晉師癸卯郊鄆潰。

訓所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子朝

得賈于庚戌還。晉師

公羊傳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

胡傳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齊師軍其

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

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

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

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左傳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

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烏存莒大夫庚與將出聞烏存執受而

于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牧之亦烏存以

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一字妙遂來奔齊人納郊公。郊公著丘子十四

胡傳左氏曰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以患

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與來奔。齊人納郊公。三代
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弑國亡。不其
危國削。庚與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與
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
者也。微之為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
久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眾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維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

夏。鬻

父穀作甫。逞公作楹穀作盈。

傳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令尹以疾從戎。故遠越攝其事。及諸侯之師。奔

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子瑕即令尹。大滅為燔。軍主喪亡。故

其軍無復氣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

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

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

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帥賤遠越。非正卿也。七國同役而不同心。

胡沈蔡陳許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

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

居氏蓋知
兵者每談
兵千古之
下曲折如
是

必大奔請先者去倘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前行者示而誘之

之以整重而待之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七月二十九日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因徒不習戰三國爭之

為三軍以擊于後此敦陳整旅之眾也中軍從王從吳王光帥右掩餘

壽夢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三國爭之故紛亂吳師擊之

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

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許蔡頓楚師大奔書曰胡子

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鬻君臣之辭也國君稱滅不言戰楚未

陳也

公羊比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

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滅獲何

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

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鬻何吳少進也

穀梁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

其滅乎若師不敗則君無繇滅也賢胡沈之君死社稷其言敗釋其滅也獲者

之辭也夏鬻雖獲不病以其得眾也義與華元同上下之稱也

傳胡 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為
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
侯之師。曷為畧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
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此
總言吳人。以詐取勝于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于後。胡沈
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
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
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成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
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
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
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
鬻。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
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辯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
其義行而亂自熄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左傳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屬子朝。堵。

午。王子朝入于尹。自京入尹氏之邑。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

佗劉蚩族。敬王黨。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

敗。劉子還。單子敗故。己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二子卿士。

朝黨。真召莊公。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辟子朝出。居劉子邑。甲午。王子

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近東城。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鄆羅

周大夫。鄆盼之子。尹辛敗劉師于唐。尹辛尹氏族。唐周地。敗敬王之師。丙辰。又敗諸

鄆。甲子。尹辛取西關。周地。丙寅。攻崩。崩潰。崩。敬王邑。於若敬王居。秋泉。尹氏立。于朝。

公羊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時庶孽並篡。故急著正其辭也。

穀梁傳。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者也。立者不宜立者

也。朝之不名何也。怪不直名。而言王子。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胡傳。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

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

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

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

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以氏稱之也。

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歟。為此說也。

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有美而或過，有刺而或深，以
可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
人，名分所繇立，是非所繇定，禮義所繇出，皆斷自聖心，游
不能與也。徇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八月乙未地震。

左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乙未地震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為屋所壓而死。

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文公，劉奩，先君，獻公亦欲立子孫，未及而卒。

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今西王之太歷亦

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

附錄楚太子建之母在郢，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太

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太子建母。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

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遠越曰：再敗君師，死且

有罪。此年秋敗于雞父。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也。乃縊于遠蒞。楚地。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至河下，公穀又有公字。

左傳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此年春，晉為邾人叔孫故，公如晉謝。

公羊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

穀梁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胡傳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今

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脩兩君好。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情。知情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于方伯。此正憂患疾。有德慧術智。保正免死之時也。而安于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恥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于境外。其自取之

哉。

左傳錄楚囊瓦。子囊孫子常代陽句為令君城郢。楚用子囊遺言。乙集。郢城今畏吳復修以自固。

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

四夷。德及遠方。四夷皆為守衛。天子卑。守在諸侯。政卑。四夷交侵。故諸侯

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鄰國交侵。故完四竟以自守衛。慎其四竟。結其

四援。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

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

乎。卑損之極。不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僖十。民棄

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羣集。走集。邊。之。壘。詳。

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

禮。不借不賔。不懦不耆。耆。疆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

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冑。至於武文。武。文。於。

楚八世祖蚡冑。楚十世祖。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慎其四竟。猶不

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癸敬王二十有四年。晉項八。齊景三十。衛靈十七。蔡昭公申元。卒。宋元十四。秦哀十。未。一。生。羊。鄭定十二。曹悼六。陳惠十二。杞平十八。

沈。楚。平。十。一。吳。條。九。

左傳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嚳。以甘桓公見王子朝。簡公。

召莊公之子。召伯盈。南宮。極之子。桓公。甘平公之子。劉子謂萇弘曰。苾氏又往矣。對

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維德。言紂衆。億兆。兼。

有四夷。不能。同德。終敗亡。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今大。

誓無。此語。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君。謂劉。文公。戊午。王子

朝入于鄔。言子朝。稍徐。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矍卒。

叔孫舍至自晉。左穀無。叔孫字。

傳左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蹇待之。

蹇，叔孫家臣。曰：余左顧而效。效，逆氣聲。乃殺之。疑士伯來殺，右顧已故謀殺之。

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

謝和。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

而歸。二月，媾。至自晉，尊晉也。敗媾族，所以尊晉。

穀梁傳 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絲上致之也。

傳 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舍以禮

立身而不屈于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于強臣，此社稷之儼。

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于為善之意，舉國

以聽。豈其死于乾侯，觀意如之稽顙于昭子，叔孫之以逐君

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祈

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

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為後世勸也。

附錄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涖，臨也。就問于相敬王，知誰曲直。

士伯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晉人乃辭王

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故。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梓慎曰將水陰勝陽故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

克必甚能無旱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陽不克莫將積

也陽氣莫然不動將出積聚

附錄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鄭伯

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

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虢不恤其締締寡婦也

締寡婦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恐禍及已今王室實蠢蠢焉

蠢蠢動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

圖之詩曰鉶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

懼恐諸侯以義責已而與宣子圖之韓起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為

羊會黃父傳

秋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如叔孫之言

丁酉杞伯郁釐卒郁公作鬱

附錄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禱河求福

春秋四傳

卷三十二昭公

二十一

人得諸河上。珪自陰不佞以温人南侵。温兵助敬王去。

朝。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后。王定而獻之。及敬王去。

與之東訾。喜得玉。故與之邑。

冬。吳滅巢。

左傳 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行吳界將侵之。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

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召也。吳踵楚。踵。楚也。而疆場

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水。越公子

倉歸王乘舟。歸。遺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王及圍陽而

還。國。陽。楚地。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

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幾如

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梗。病也。其王之謂乎。為

四年吳入郢傳。

胡傳 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

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年

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

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明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滅比

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以土地為首。

葬杞平公。

甲敬王二十有五年。晉頃九、齊景三十一、衛靈十八、蔡昭二、鄭申三年、定十三、曹悼七、陳惠十三、杞悼公成元年。

宋元十五、卒秦哀二、楚平十二、吳僚十、春。叔孫舍如宋。

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

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宗也。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

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貴身。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

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人亦賤已。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為定十年樂大心出奔傳。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詩。逸。昭子賦車轄。昭子將為季孫迎。明日

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語相泣也。相與

皆泣。樂祁佐。助宴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

聞之。哀樂而樂哀。可樂而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心之精血，屬陰，為魄；心之神明，屬陽，為魂。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為此冬叔孫季卒傳。

若之姊為小姝夫人。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生宋元夫人。宋

之外。生子。宋元夫人生女。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

卿逆季公若從從昭謂曹氏曹氏即宋元夫今曹小邾姓勿與勿與女

逐之言魯人將逐季平子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

必出若果欲逐季氏魯君必失其國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魯君喪政

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

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請以

待命猶可動必憂為下公孫傳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地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請公穀作倪大心公作世心後同

左傳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定子朝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趙鞅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納王子王城子大叔見趙簡子

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

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因地

之性高下剛柔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

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散色過則傷性是故為禮以

制禮以奉其性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麇三犧祭天地宗

三者謂之

五味。以成五為九文。山龍華蟲藻六采。青白赤五章。

色。文章黼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

則地義。法地之為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物事也。以治

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若

曰昏重昏曰媾。婿父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

曰姻兩婿相謂曰亞。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

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

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審其法則。以

制六志。好惡喜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

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

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

地之性。是以長乂。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

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

人之能自由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性之曲

于直性之宜者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

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二王後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

土以來。僖二十八年。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也。

子為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

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右師。樂大心受輸。粟之。牒命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

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善無不

大此者。為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傳。

傳胡按左氏。鄭子大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

不寧。大國之憂。晉之恥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于

諸侯。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

成。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蚩之屢敗。敬王初立。

子朝之衆。召伯與南宮嚚。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

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

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違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

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

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家君。克脩厥職。以綏存耳。

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于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

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

辭失此義矣。

有鸛鶴來巢。

左傳有鸛鶴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

有之。師已魯大夫曰：鸛之鶴之。公出辱之。言鸛鶴來巢，則公出辱鸛鶴。

也。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饋，遺也。李平于每歲賈馬饋之。鸛鶴跣跣，公在乾侯。

行貌。跣，跳也。徵褰與襦。徵，求。褰，襦內衣。言平子每歲歸從者之衣屨。鸛鶴之巢，遠哉！

遙。言其遠。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稠父，昭公死外故喪勞。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驕。鸛鶴

鸛鶴往歌來哭。昭公生則歌，死還則哭。童謠有是，今鸛鶴來巢，其將及

乎。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鸛鶴穴者，而曰巢。穴，此而

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或曰：增之也。

胡傳曰：鸛鶴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

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鸛鶴宜穴

處于下，而巢居于上，季孫宜臣順于家，而主祭于國，及

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需。

左傳 秋。書再雩。旱甚也。

公羊傳 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

穀梁傳 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胡傳 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

區于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于經。旱乾為虐

相繼而起。有鸛鶴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

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

反身脩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若高宗彤日。雉升

鼎耳。異亦甚矣。聽于祖。已克正微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

久。宣王之時。早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脩行。遇災而懼。故能

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

至是。猶不知畏。固克自省。而求于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

書此。以為後世鑒。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己亥。穀作乙亥。陽。公作楊。

左傳 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

公鳥。季公。鮑文子。庶叔。與之。公。

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

也。展。委。

相治也。及季如與饗人檀通。季如公鳥妻。饗分食官。而懼。懼公若公申夜姑討之。

乃使其妾扶已。扶朴也。以示秦適之妻。秦適魯大夫妻。公鳥妹秦姬。曰。公

欲使余。言公若欲使我以非禮。余不可而扶余又訴于公甫。平子弟。曰。展

與夜姑將要余。要劫我。以非懼。秦姬以告公之。亦平子弟。公之與公甫

平子。平子拘展于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

是。是殺余也。公若哀夜姑無罪。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豎。小臣。勿內。公若之

謂。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有司。故迎受殺生之命。公之使速殺之。

故公若怨平子。季邱之雞。李氏介其雞。

擣芥于脯。其羽也。邱氏為之金距。平子怒。怒其不益宮于邱氏。侵邱氏室。

以自益。且讓之。讓責也。故邱昭伯亦怨平子。滅昭伯之從弟會。昭伯

滅為子。為讒于滅氏。而逃于季氏。滅氏執旃。平子怒。拘滅氏妻。

此年冬。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于季氏。萬。舞也。于禮。當三十六人。

滅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也。蓋襄公別立廟。大夫遂

平子。公若獻方于公為。公為。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

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為弟。公米公賁。使侍人獠相。

公寢將以戈擊之。昭公伴怒將乃走。公曰。執之。亦無令。

執之無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果實又使

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相

果自言。公以告臧孫滅孫。以難。言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

伯以季氏為告子家懿伯。子家厲莊懿伯曰。讒人以君徵。

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不可為也。舍民數世。言魯君失

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辭曰。臣

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恐受戎命之罪。故

孫昭子如關。魯公居于長府。官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

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

以干戈。言魯君不察臣罪之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平

欲出城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

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窮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

作。弗可知也。日冥姦人將起。板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

蘊。蓄積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求。故

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言必殺公使郈孫逆孟懿子。

叔孫氏之司馬。駸房言于其衆曰。若之何莫對。衆疑曰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無手。

無叔孫氏也。駸房曰。然則救請。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

圍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心也。冰。箭筈其蓋可以取飲。遂逐之。逐。公。孟孫氏。

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懿子亦欲助。使登。與望。

氏。觀。勝負。見叔孫氏之旌。旗已往。季氏候望之人。以告孟孫。孟孫執郈昭伯。殺之。南門

之西。昭伯時往迎孟懿子。故就執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叔君者。而

負罪以出。君止。諸臣謂公若等偽若叔。昭公以伐季氏者。意

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意如。季平子字。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

謀。辭先君且謀所奔。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

胡傳。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欲伐季氏。

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多辱。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待于

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

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

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

氏殺邱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以魯
為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于是乎失政。祿去
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十
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京也。
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崩一動。
而公子慙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于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
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
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
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
其及也宜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

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自咎不勅有司遠請陽州。

共先至野井遠見迎逆。自咎以謝公。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

井。禮也。得下人將求于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謂先

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

命。行君伐季氏之命。寡人將帥救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

人之憂也。公喜。傳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四

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周公止封于魯。則魯封君足矣。今失魯

國以千乘為齊之臣。則從亡者皆將棄公而去。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滅昭

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

也。處者有罪。續繼從公。無通外內。離散不以公命示子家子。

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

羈子家子名而以為皆有罪。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或欲通內外。且欲去

君。去君。偽罪出奔。不必繼繼從公。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諸從亡者。好出

奔而惡歸國。安。陷君子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

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不通外內。果欲何為。何必守公而後為忠。

公羊信公者何。吊亡國。曰信。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

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

子。便有本末。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百

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

禮也。且夫牛馬維婁。繫馬曰維。繫牛曰婁。非養耀者也。委已者也。而柔焉。

委。委也。委。委也。

再拜起

再拜而三
詳言之而
一種慘淡
悽婉情狀
哽咽吞聲
俱可言外
想見

標寫處字
字入情入

季氏得民衆久矣。

牛馬猶順于食已之人而季氏作賞有羊民從之故其宜矣。

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

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

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

曰。臣不佞。陷君于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鉄鑽。賜之以死。再拜

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脰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

餒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

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任受。高子曰。有大不祥。君無所辱

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

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

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

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

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敢以服。

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

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

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

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菑，周將以辟為庶。覆也。為凡，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菑梁 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

胡 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

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籛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脩也。又豈所以為禮哉？其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將率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左 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言叔孫何以為我謀

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以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由骨也。

公于齊。與公言。以平子悔過之意與昭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

命者知叔孫謀故命執適公館者。公與昭子言于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

安衆。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伏兵于道。左師展告公。展魯大夫。公使昭

自鑄歸。辟伏兵。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冬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

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取為平子所欺。因折而自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而歸。公徒執之。乘騎也。欲與昭公騎馬輕歸。

附錄左傳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文公于朝黨也。東訾。敬王邑。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傳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請納。夢太子樂即位于廡

已。與平公服而相之。平公。元公父也。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

事父兄。謂華向。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

保首領。以殛。唯是楅榘。所以藉榦者。楅榘。棺中簞牀也。榦。骸骨也。請無及

先君。欲自貶損。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

知。仲幾。宋大夫。降昵宴。謂損親近聲樂飲食之事。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送死。生之

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

赦。臣不忍其死。不忍廢法。自速死罪。君命祇辱。言君命必不行。祇適也。宋公

己亥卒于曲棘。為初年梁丘據語起本。

公羊傳。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

內也。宋公聞昭公見逐欲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曰憂內。

穀梁傳。邠公也。邠當為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于曲棘者欲謀納公也。

胡傳。按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

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

之顧。而欲求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左傳。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欲取以居公。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

穀梁傳。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胡傳。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

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于魯未絕。而季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于魯。而逐于季氏。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附錄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實龜。僂句。會昭伯從龜。僂句。龜所出地名。以

卜為信與僭。僭不信也。以下所為信與不信之事。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

居會請往。代家老行。昭伯問家故。盡對。故事也。及內子與毋弟叔孫

則不對。內子昭伯妻。不對。若有他故。再三問。不對。歸。昭伯自晉歸。及郊。會逆問

又如初。對。又不對。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昭伯懷疑。不入其家。乃次舍於外。而察其

有無。皆無他故。執而戮之。逸奔郕。郕魴假使為賈正焉。魴假。郕邑大夫。賈正。而吏

計于季氏。送計簿于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大兵以伏

於桐汝之里門。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

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相怨惡。及昭伯從公。平子

臧會。立以為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僂句魯名。言不信果驗。楚子使

城州屈。復蒞人焉。於州屈城丘皇。遷訾人焉。移訾于丘皇
 相謀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為巢卷築郭子大叔聞之。曰：楚王
 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為明年楚子居卒傳

春秋四傳卷三十三音釋

昭公

二十有六年

經 鄆 音專又轉反

左傳 齧 音錡

厭 音掩

炊 音吹

胸 音渠

汰 他達反

鬢 音軫

荆 音弗

鑿 音磬

崔 音丸

適 音嫡

邲 音夾

鄆 音辱

顛 音鬣

廔 音育

區 音謳

滄 音叨

二十有七年

春秋四傳

卷三十三

音釋

經宛

於阮反又元反

傳左

莠音有

麋音君

郤音隙

宛音寃

索音色

堀音窟

鉞音披

惛

他刀反

傳胡

召音卻

相息亮反

二十有八年

傳左

辟音僻

食音嗣

貉音陌

黠音真

戊音茂

莫音陌

醜音宗

颺

揚音

二十有九年

傳左

鄣音輦

賈音古

恭音患

颺音溜

耆音示

坻音底

句音分

傳胡

艾音同

三十年

經頃

傾音

傳左

間音閑

紼音弗

底音肯

員音云

罷音皮

三十有一年

經躒

力秋反

傳左

徼音僥

冒音黑

春秋傳

卷三十三 音釋

三十有二年

左 螫音牙

紓音舒

彪彼蚪反

從音縱

震音身

春秋四傳卷三十三

景陵 鍾惺伯敬父評

鄧名揚左名

武林 鍾天墀九瞻輯註

鍾越異度

昭公五

乙敬王二十有六年。晉頃十，齊景三十二，衛靈十九，蔡昭三，鄭

西四年，秦哀二十一，楚平十三，卒，吳僚十一。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春秋四傳

卷三十三 昭公

左傳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附錄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三月公至自齊處於鄆言魯地也。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

穀梁公次於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

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至自齊者

臣子喜君父得反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是崇君之道。

胡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

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于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

夏公圍成。

左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賈二人皆以季氏家臣。

幣錦二兩。二大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縛一如瑱。瑱充耳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歲。

春秋四傳

卷三十三 昭公

二

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齎。子猶家臣，能貨子猶為高氏後。

粟五千庾。能為我行貨於子猶當為請，使得為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庾。高齎以錦示子猶。

子猶欲之，齎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

言魯人買此其多布陳之以百兩為數財，猶材也，言以此二兩為先幣，蓋許賂子猶以百兩。子猶受之，言

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欲行其說，故先示欲

盡力納親詞妙甚取信在此然據有異焉。異猶也。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前

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前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

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

焉。知可伐否。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總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

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使從魯公伐魯。成大

公子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成孟氏邑，言都邑將以衛其國。

請以成邑禦齊師。許之，請納質。恐見疑。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

孟氏，魯之敝室也。救壞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用成之力已甚，不能堪，請

息肩于齊。公孫朝詐齊師，言欲降使來取成。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

于淄者，曰：將以厭衆。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魯成備而後告。待魯人守備既

成而後告齊師。曰：不勝衆。言衆不欲降，已不能勝。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魯地。齊子

敘亂事往
遠如見妙
在簡與合
蓄若不說
透

淵捷從洩聲子。

聲子魯大夫齊子淵捷逐之。

射之中楯尾。

尾楯脊。

繇胸汰輈。

七八者三寸。

入楯尾也。胸車輈輈車輈由過也。汰矢激也。矢鏃也。

聲子射其馬。斬鞅。殪。

改駕。人以為駸戾也。而助之。

報子射淵捷之馬。斬鞅。馬死。淵捷改駕他馬。魯人不識淵捷。誤。

以為駸戾而助之。

子車曰。齊人也。

子車即淵捷。

將擊子車。

魯人之先助淵捷者。知其誤。將擊之。

誤。將擊之。

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

又欲使射餘人。

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

言可以射怒之。而不可辱射激之使怒。

子囊帶從野洩叱之。

囊齊大夫。野洩即報子。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欲以公戰禦之。不欲私報其叱。

又叱之。

子囊復叱。

亦叱之。

野洩亦叱也。言齊無戰心。但相叱。

再豎射陳武子中車。

內豎。季氏臣。陳武子即陳子疆。

失弓而罵。

武子罵。

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鬢眉甚口。

甚有口辨。鬢黑也。

平子曰。必子疆也。無乃亢諸。

子疆。武子字。言無乃亢禦之。以致其怒。

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

為言不敢達季氏。

林雍羞為顏鳴。右。下。

雍鳴皆魯人。羞為右故下車戰。

苑何忌取其耳。

何忌。齊大夫。不欲殺雍。但截其耳以辱之。

顏鳴去之。

其右見獲。懼而去之。

苑子之御曰。視下顧。

洩欲使苑子擊其足。

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

鑿。一足行。刺擊也。

顏鳴三入齊師。

呼曰。林雍乘。

呼。林雍共載。言魯人皆致大子季氏。不以私怨而相棄。

穀梁傳

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胡傳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墮。

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

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

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

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羣臣從魯君以下。師有濟也。而繼焉。茲

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

公怵於邪說。為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

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循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左傳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於

氏。劉人。劉蚩之屬。王城。子朝之徒。戊辰。王城人劉人戰於施谷。劉師敗績。施谷。

周地。公會齊侯。莒子邾子祀伯盟于鄆陵。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祀伯盟于鄆陵。

左傳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謀。

公至自會。居于鄆。

穀梁傳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附錄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師敗。庚午。次于渠。王城人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三 昭公 五

焚劉。燒劉子邑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崔谷。庚辰。王入于

胥靡。辛巳。王次于滑。崔谷，胥靡，滑，皆周地。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

寬守闕塞。女寬，晉大夫，守之，備子朝。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平王之長庶。曰：大子，士弱。

其母非適也。士昭王。王子建實聘之。本王子建所聘，而平王奪之。子西長而

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

亂國而惡君王也。廢嫡立庶是亂楚國之政，言王子建聘之是彰平王之惡。國有外撥，不

可瀆也。外撥，秦也。瀆，慢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不立士，將天計是

速讐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

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入者篡辭，上言天王已明，故不嫌為

篡

穀梁傳周有入無出也。

胡傳左氏曰：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公般成周

而還。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為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弱其世遠之罪著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郊。子朝邑。遂次于尸。十一

月辛酉。晉師克鞏。知。鞏。趙鞅之師。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于朝。晉師克鞏。知子

朝不臣。更逐之。而逆敬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嚳。奉

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陰忌。子朝黨。莒。周邑。召伯逆王子尸。

及劉子單子盟。召伯。新還。故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圍澤。隄上。皆周地。癸酉。

王入于成周。洛陽。甲戌。盟于襄宮。襄王廟。晉師使成公般成周而

還。般。晉大夫。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在王城。王子朝使告於諸侯

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藩屏周。

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不敢專。故建母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

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王愆於厥身。夷王。厲王父。愆。惡疾也。

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徧走。禱祀。羣望之。仲。以祈王疾之瘳。至於厲王。

王心戾虐。萬民勿忍。居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間。猶與也。去其

位與治王

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宣王厲王子長而有立志乃共立之而授其官政于王

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

幽王宣王子若順也攜王奸

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邾鄆

攜王幽王少子伯服王嗣宜曰也幽王死諸侯廢伯

服而立宜曰是為平王東遷邾鄆

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

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於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

惠王平王六世

孫頹惠王庶叔莊十九年作亂惠王適鄭襄王惠王子叔帶襄王弟僖廿四年叔帶作難襄王處汜

則有晉鄭

咸黜不端

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頹

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

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

定王襄王孫定王六年周魯宣八年妖妖言也

其有頹王

頹口土頹也言周常有王生而有頹

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

共職

二世謂靈景

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

闕奪也秦

一本指子朝今子朝反以為王猛受亂災秦人本謂楚今子朝反以為晉

至於靈王生而有頹

定王孫

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

景王靈王令

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

單旗穆公劉狄劉金壹尊也專行不順之

事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

唯我心所欲則命以為君

其誰敢討之

帥羣不弔之人

弔至也

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

瀆鬼神

晉習瀆易也

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

傲

以為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攝，持贊，佐先王，謂景王。思肆其罔極。茲不穀

震盪播越。竄在荆蠻。茲不穀，子朝自謂。未有攸底。底，至，攸所也。若我一二

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故

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寔深

圖之。而，汝也。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

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

即世。在十年。單劉贊私立少。單子，劉子贊，助景王私意而立少子。以闢先王。闢，錯先王

制。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謂諸侯。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

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

文辭何為。閔馬父，魯大夫。

穀梁遠矣。非也。奔，篡君之賊。其責遠矣。奔，直奔也。

胡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眾矣。

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

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

將斬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踈薄子猛。將斬於見非。而天

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馮寵。為羣小之所

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情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公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附錄 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 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

焉。天道不謫。謫。起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

除穢也。星象似帚。故有除穢之象。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

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

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

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嘆曰。美哉室。

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

君之言。其陳氏乎。必陳氏代齊而有之。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

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

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

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

國也。已。齊情而陳不先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

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

不溢。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

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

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

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

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

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

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也。

可敬王二十有七年。晉頃十一。齊景二十三。衛靈二十。蔡昭四。

成五年。鄭定十五。曹悼九卒。陳惠十五。杞悼三。宋

景二。秦哀二十二。楚昭王軫元年。吳僚十二。裁。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公至自齊。處于鄆。前年齊取鄆以居。言在外也。在外邑。故書地。

穀梁傳公在外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平王卒。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

師圍潛。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

春秋傳 卷三十三 昭公 十一

來故曰延州來。遂聘於晉以觀諸侯。觀疆楚莠尹然。工尹麋。

帥師救潛。二尹楚官。然麋其名。左司馬沈尹成。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

以濟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援除者。王馬之屬。校人也。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

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名。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

師不能退。窮師當吳之前。潛師要吳之後。故吳不得退去。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

失也。欲因其師徒在外。國不堪後。以弑王。告鮪設諸。鮪設諸。二十五年。伍員所見勇士。曰。上國有

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光吳王諸樊子。季子不

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光曰。我爾

身也。言我身猶爾身。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堀地為室。王使甲坐

於道。及其門。坐道邊至光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

體。改服於門外。直門階戶席者皆親密之人。又夾之以劍。守衛嚴密也。獻體解衣進食者必解衣易服于

門外防奸細也。執羞者坐行而入。坐行。膝行。執鉞者夾承之。夾承取羞者及體

以相授也。鉞及進羞者。鉞以所食授王。光偽足疾。入于堀室。恐難作。王党殺已。素辟之。

縛設諸寘劍于魚中以進。全魚炙。故可寘劍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胸。

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闔廬光也。以鮪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

君無廢祀。民人無廢土。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

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哀僚王之死。非我生亂。立者從之。

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使命于僚墓。復位而待。復本位。吳公子掩

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小國。楚師聞吳亂而還。明卻宛不取賂而還。

傳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

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

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

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稱

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

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

大臣之任。伊呂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

立進退。出於群小闇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

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弑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楚殺其大夫卻宛。卻。穀作卸。

左傳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卻宛。楚左尹。鄢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費

無極比而惡之。惡。卻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

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卻宛言欲為子常設宴又謂子惡。令尹欲飲

酒于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

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

之。吾擇焉。出其家之甲兵。選擇其佳者以進子常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

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此四句皆無極辭及饗日。惟諸門左。張惟陳甲兵其

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

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秋救潛之役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

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舉卻宛退師之辭吳乘我喪。此下皆無極之

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蕪之。蕪燒也子惡聞之。遂

自殺也。國人弗蕪。知其究令曰。不蕪卻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

管焉。或取一秉秆焉。編管。苦也。秉把。秆。稟也國人投之。棄之遂弗蕪也。令

尹炮之。炮燔卻宛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佗。子

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卻氏之黨晉陳之族呼于國曰。鄆

氏費氏。鄆將師。費無極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

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為下殺無極傳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 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

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子梁、宋樂祁貞子、衛北宮喜。

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因請亡。于是乎不獲。謂請因于費。請

昭公皆不許 以五乘亡。魯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

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

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復。猶安也。豈有以師致伐。而泰乃解甲執箭。箭教游之理。叔孫氏

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

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魯東夷。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雖公

在齊言齊不致力。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十年有列國之

權。而弗敢宣也。堅守巨節。不敢宣用。事君如在國。書公行。告公至。故鞅以為難。

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

無成。死之。示不徒還。以恐二子。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白

晉君。

胡傳 按左氏扈之會。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

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北宮喜曰。魯君守齊三年而無

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執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於扈。將為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畧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賄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况成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畧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羊傳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附錄左傳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鄆人將戰。子家子曰。

天命不恤久矣。恤。疑也。言葉君不疑。使君亡者必此衆也。言君據鄆衆。

敗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

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於且知。

且知近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昨者莫不讒令尹。進昨

郭地 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廩尹莫知其罪。而

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左尹。郤宛也。中廩尹。陽令終。 戌也。惑之。仁

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

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十五年 出蔡侯朱。

二十一年 喪大子建。殺連尹奢。二十一年 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

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

極也。邇。近也。 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幾及子矣。

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駟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

也。而不愆位。在位無過。 吳新有君。光新立。 疆場日蹙。楚國若有大事。

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

惑也。子常曰。是尾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

與駟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公如齊。

左傳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設饗禮 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

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此公於大夫也。使宰為主獻。齊侯自安。不

在坐也。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重。魯公子也。十二年

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晏媻也。子家子乃以君出。

公至自齊。居于鄆。

附錄左傳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丁敬王六年。二十有八年。晉頃十三年。齊景三十四。衛靈二十一。蔡昭

紀悼四。宋景三。秦哀二十。鄭定十六。卒。曾聲公野九年。陳惠十六

三。楚昭二。共闔盛元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齊侯卑公故。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

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欲使次於竟。以待命。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

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一个。單使。而即

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言公不能

用子家。所以見辱。

穀梁公在外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作寔。

六月。葬鄭定公。

春秋四傳

卷三十三

昭公

十八

附錄

晉祁勝與歸通室。二子祁盈將執之。盈，祁午之子。訪於

司馬叔游。司馬叔侯之子。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寔蕃有徒。言

者多，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民多僻，無自立辟。

立法以違于衆，姑已若何。已，止也。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言討家臣，無與

國事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以其

戮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言三人同被戮，皆將戮死。慙發語使吾君。祁盈聞

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

叔向子伯石。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其母欲娶其黨。叔向之母

舅氏，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

曠，其母曰：子靈巫臣之妻殺三夫。陳御林、楚襄一君。陳靈一

子。夏，微舒。而亡一國。陳也。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

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是謂夏姬，子

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是夏姬也。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

有仍氏生女，黥黑美髮為黥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以髮黑故，樂

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忽顛無期，謂之封

承有窮后羿滅之。變是以不祀。因有仍氏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

晉申生以嬖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

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彊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即陽

食我。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謂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曰。長叔

如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姑脉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

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寧公作寧

附錄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獻子魏錄分祁氏之田以為七

縣。七縣。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孟也。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銅鞮平陽楊氏。司馬

彌牟為鄔大夫。賈卒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戌為

梗陽大夫。戌魏舒庶子。知徐吾為塗水大夫。徐吾知盈孫。韓固為馬百

大夫。固韓起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

夫。朝趙勝曾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卒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

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戌。餘子之不

失職。能守業者也。卿之庶子。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

子。以賢舉也。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受縣而後見。言采眾而舉不以私也。魏子謂成

鯀。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何可以為黨。戊

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

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

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

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

其德克明。克明克顯。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

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

曰莫。昭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顯。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

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

德不愆。作事無悔。九德。即上文。故襲天祿。子孫賴之。嚴受也。主之舉

也。大夫稱主。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

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醜蔑惡。醜蔑。即鄭然明。言其貌醜惡。欲觀叔向。從

使之收器者。隨使人應歛。俎豆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

酒。聞之。曰。必醜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

大夫惡。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為妻。

御之臯。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

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謂不笑。顏貌少不顯揚。子若無

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

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

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以賢舉。可謂義矣。又聞其

命賈辛也。以為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

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葬滕悼公。

附錄左傳冬。梗陽人有獄。魏戍不能斷。魏戍為梗陽大夫。望輕故不敢斷。以獄上。

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戍謂閻汲女

寬。二人。魏子之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

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朝君退而待於魏子之庭。饋入。召之。召二

大夫比置。白始食至食盡。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

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

人酒。不夕食。言饑甚。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至食自

答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魏子中軍帥及饋之

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

死轉入人
妙在不必
說破

子之心。獻子辭梗陽人。悟二大夫規辭不受其賂。

戊敬王二十有九年。晉頃十三、齊景三十五、衛靈二十二、蔡昭子七年、鄭獻公、董元年、曹聲二、陳惠十七、杞悼

五、宋景四、秦哀二十、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

公。

左傳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大夫稱主

君。比魯公於大夫也。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言往事齊適取辱。公如乾

侯。為齊所卑故。適晉、冀見恤。

穀梁傳言公不得入于魯也。

胡傳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於經者。罪齊侯不能備方伯連帥

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

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

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

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

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

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稱主君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於

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

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為鄰竟。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附錄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二十六年尹氏固及原伯魯

之子。子朝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有婦人遇之周

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

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趙車子見王殺伯盈等故叛。鄆周邑。陰不佞周大夫。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

平子每歲賈馬。賈買也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公執

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也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各名整

而死。隋整也公將為之櫛。棺也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請以

作棺之費乃以幃裹之。禮。救幃不棄。為埋馬也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

輔于齊侯。龍輔。王名遂入羔裘。公衍遂以羔裘繼入為獻齊侯喜。與之陽穀。齊邑

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公為皆昭公子。其初生時二母同出之產舍公衍

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留公衍母。使待已共白公三月

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先告故公為為兄。而公衍反為弟。公私喜于陽穀。而思于魯。昭公私以得陽穀為喜。且追思失魯之禍。曰。務人為此禍也。務人。公為也。始與公若謀逐季氏。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

夏四月。庚子。叔請卒。

穀梁季孫意如曰。叔俛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前此經言宋公佐卒于曲棘。傳言邠公也。今叔俛卒。故曰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言叔俛欲納公。天命使魯無君。魯公之出非我罪。

秋七月。

附錄秋。龍見于絳郊。絳。晉國都。魏獻子問於蔡墨。晉大史。曰。吾聞之。

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寔不知。非龍寔知。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猶也。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

昔有鸞叔安。鸞。古國。叔安。其君名。有裔子曰董父。玄孫之。為裔。寔甚好龍。能求其者。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擾。順也。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豸川。豸夷氏其後也。豸。水名。上夷。皆董

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

能順天。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四龍為一乘。此言天賜孔甲以四龍。河漢之龍各二。

有雌雄。孔甲不能食。孔甲得龍而不得飲食之。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

既衰。其後有劉累。劉累堯之子孫。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

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夏后孔甲。以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

姓之豕韋在襄二十四年。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潛藏也。藏以為醢。明龍不知。夏后

饗之。既而使求之。求致龍也。懼而遷於魯縣。魯縣。魯縣白貍退也。范

氏其後也。晉范氏。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

脩其方。好是物者必有其官。居其官者必有其法。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失職有罪。失官不食。不食祿。官宿其業。宿猶安也。其物乃至。水官脩則龍至。若泯

棄之物。乃坻伏。若泯棄其官守。則其物乃坻止伏匿。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

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爵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

是尊是奉。五官之長。並備業者。死皆配五行之神。為王者所尊奉。木正曰句芒。取木生句曲而

有芒角也。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金正曰蓐收。秋物摧蓐而可收也。水正曰玄冥。

幽冥。土正曰后土。土為羣物主。故稱后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

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言若不爾。周易無緣有龍。在乾三三。乾下之姤。三

三巽下乾上曰潛龍勿用。乾初九其同人三三離下乾上曰

見龍在田。乾九二其大有三三離下乾上曰飛龍在天。乾九五

辭其夬三三乾下兌上曰亢龍有悔。乾上九其坤三三坤上

皆變。乾六爻曰見羣龍無首吉。乾用九坤之剝三三坤上六曰

龍戰于野。坤上六若不朝夕見。詎能物之。物謂上六卦所稱

易者皆以龍喻陽氣如史墨之言則皆為真龍矣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

問五官之長皆是誰對曰少皞氏有四叔。少皞金天氏曰重曰詵曰脩曰熙。

實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使重為句芒。木該為蓐收。金脩及熙為

玄冥。二子相代為水正世不失業。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窮桑少皞

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為民所祀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犁為火正共

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共工在太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

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方谷社稷故明言為社稷田正也。掌播殖有烈

山氏之子曰柱。為稷。烈山氏神農世諸侯自夏以上祀之。祀柱周棄亦為

稷。湯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自商以來祀之。

冬十月。鄆潰。

公羊傳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鄆之也。曷為鄆之。君存焉爾。

春秋時君
臣執力耳
昭公居一
邑且潰其
能臣得民
之季氏乎
其不克納
明全

穀梁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明昭公有過非但季氏之罪。

胡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微。至于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於罟獲，陷穽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斬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後世戒。

附錄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即城汝濱。趙鞅，趙武孫，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今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為之，故言遂。

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賤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民知爭端皆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微書，故不尊貴。貴何崇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

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

范宣子所用刑，乃蒐之法也。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

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

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

亡乎。

蔡史墨，即蔡墨。

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

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

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成其姦。

易之亡也。

使

其及趙氏。趙孟與焉。

趙孟，即趙鞅，亦與於鑄鼎之役。

然不得已。若德可以

免。

鑄刑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若能備德，可以免禍為定。十二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傳。

巳敬王

三十年。

晉頃十四卒，齊景三十六，衛靈二十三，蔡昭七，鄭獻二，曹聲三，陳惠十八，杞悼六，宋景五，秦哀

二、十五、楚昭

春。

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

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微過也。

鄆人潰叛，齊晉卑，公于家不用，皆昭公之過。

穀梁

中國不存公。

中國，猶國中也。存公故也。

胡

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

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於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

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左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駸子使

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矯送塋。襄十五年。今吾子無

貳。何故也。貳。副也。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

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共。所求。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

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言不

敢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辦之。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塋。唯嘉

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

所助執紼矣。晉喪。遇鄭間暇之時。鄭先君亦會葬于晉。執紼者矣。紼。鞵索也。若其不問。雖

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若多事之時。雖欲使士弔。大夫送塋。亦有所不得。如先王之禮數者矣。大

國之惠。亦慶其加。君自會葬。是加禮也。則善之。而不討其乏。士大夫不及數。是乏禮也。

亦不討。不致小國。有無之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襄

十九年。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段實注。敝邑之少卿也。

少年。少年。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令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

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羽公作禹

左傳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

一十七年奔故

二公子奔

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

大封上田定其所居

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

使居養。

養即所封之邑

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

城

取於城父與

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

將以為吳邊疆之害

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

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桑

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

公于乃

王僚母弟闔廬之仇也 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

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

謂太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

不

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

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

其事行可知不久遠矣

我盍姑億吾鬼神。

億安也

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

善惡之歸

將焉用。自播揚焉。

播揚猶勞動也

王弗

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

防

山水以灌徐 已郊。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髮。

自刑示懼

攜其夫人。以逆吳

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

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夷城父也。

附錄 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二十余知其可也。而恐

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人謂王僚恐其使我伐楚。又惡伐楚之功。為王僚所

有。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

任患。莫肯為國。家任患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

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救。罷救于道。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

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為定四年 吳入楚傳

壬敬王 三十有一年。晉定公午元年。齊景三十七。衛靈一十四。寅九年。蔡昭八。鄭獻三。曹聲四。陳惠十九。祀悼也。

宋景六。秦哀二十六。楚昭五。吳闔廬四。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 公在乾侯。言不能內外也。公內不容于臣子。外不容于齊晉。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公穀作標。後同。

左傳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

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

其無咎。言我為子受無咎之任。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

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

孫練冠麻衣跣行。示憂感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

刑命。言願事君。君不肯還。不敢辟罪。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

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雖賜以死。不絕其後。

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

願也。敢有異心。蓋季孫探言罪已。輕重以答荀躒。

胡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

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戒

受其無咎。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

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

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

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

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

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謂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

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濼。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

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得春秋所書

之意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左傳 同盟故書。謂書名也。入春秋來。薛始書名。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

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

若不忍此一特之慙則濱死于外將為終身之慙矣。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從公之衆皆云在君一言。荀躒以晉

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

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

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

昭公自稱夫人謂季孫也。昭公自言我何面目與季孫相見。如河誓不見也。荀躒掩耳而走。怪公

示不忍聽。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入。何

敢復知耶。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

主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勸公棄其從者。單車

入于季孫之軍。季孫見君單歸。執難拒絕。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衆

者恐公獨歸。不得復入。故脅制昭公。

穀梁言公不得入于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傳言已已告魯求納君惟意如不肯。

秋。葬薛獻公。

附錄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皆楚邑。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

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戍。右司馬稽。

帥師救弦。及豫章。左司馬沈尹戌。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謀在前年。

冬。黑肱以濫來奔。

肱公作弓。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卿。故曰賤。君子

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是黑肱也。夫有所名而不知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

義。弗可滅已。著其人不義。不可泯滅。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

為利回。不為義疚。疚。病也。見義則為之。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

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名

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衛侯元。欲求不畏疆禦之名。邾庶其。襄二十一年。莒牟夷。在五年。邾黑

肱。以上地出求食而已。庶其以漆間丘。牟夷以牟婁防茲。不

求其名。賤而必書。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

貪也。物事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若艱難其身。身為艱難。以險危大人。

在位者。而有名章徹。謂得勇名。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攻猶作也。奔走猶赴趣也。若

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謂不書其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書力。

為之不顧於見書。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

無禮。其善志也。無札惡逆皆數而不志。記事之善者也。故曰春秋之稱。稱難也。微

而顯。文微而義著。婉而辨。辭婉而旨別。上之人能使昭明。在位者能行其法。非賤人

能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此以公其人。

曰。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

賢者孰謂。謂叔術也。邾婁。邾公之弟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

柰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

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

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

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養

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

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

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

孝公之周，訴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

夫人者，急註此句有景 姬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殺殺顏者，吾為其

妻。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

所為有于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于其側而食

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猶曰以彼物人

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於

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

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死

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猶寧

有也。言賢者寧有反婁 嫂殺顏者之行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

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於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達生

而立夏 父也。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

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

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

穀梁 傳 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

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

下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左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

以歌轉婉也且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簡子夢

食會謂祭在已故問之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

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變入郢必以庚辰唐日有變日在辰尾

十一月庚辰辰尾龍尾也日月合朔于辰尾而食庚午之日日始有

謫火勝金故弗克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

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口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既敵唯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為火妃食在庚辰

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辛敬王三十年有二年晉定二齊景三十八衛靈二十五蔡昭九

春哀二十七楚鄭獻四曹五五陳惠二十杞悼八宋景七

昭六吳闔廬五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其人謂子家羈也

取闕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公羊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夏吳伐越

傳左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

昭公

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越得歲

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

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穀作大叔。莒人，下。公，有邾婁人，穀有邾人。

左傳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二子皆周大夫。請城成周。子朝餘黨多在

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

亂心，以為伯父憂。伯父，晉侯。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

年。謂二十三年。二師圍郊，至于今。勤成五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成，至于今。余一人無

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

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肆，展也。二文，謂文侯也。文公重耳，弛猶解也。徵文武之福

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

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崇，文王之德。今我欲徵福，假靈于成王

脩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螫賊遠屏，晉之力也。其

委諸伯父，使伯父寔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

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庸，功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

如城之天子實云云欲罷雖有後事築城之後晉勿與知可

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

子曰善使伯音對伯音韓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

諸侯遲速哀序哀序序于是焉在在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

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尋平

魏毋南面居君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

其任也彪傒衛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

驅渝變况敢干位以作大事子已丑士彌牟營成周士彌牟

伯伯計丈數計所當城揣高卑度高度厚薄似溝洫度深

方議遠邇物相也量事期知事幾計徒庸知用幾慮財用

書餼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屬所當役之數書以授帥

帥諸侯而效諸劉子效致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韓簡子即

之大夫大夫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享獻也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祭

傳梁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享獻也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祭

郊上帝郊上帝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傳胡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于城王都可以不書乎不曰城

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

矣。

十有二月。已未。公薨于乾侯。

傳左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

從公者

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

玉珪

器一環一璧。輕服。

細好之服

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于家。

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

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

不亮路寢為失所

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

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

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

謂有三

地有五行。

五體有左右。

謂有兩

各有妃耦。

謂陪貳

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

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

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

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

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

三后。虞夏商子孫。降為衆庶。

在易卦。雷

乘乾曰大壯。三三

乾下震上。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

天之道也。

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

乾上。君臣易位。

昔成季友。桓之季也。

即公子友。魯桓公季子。

文姜之愛子也。始

震而卜。卜人謁之。

震。姪。娠也。謂告也。

曰。生有嘉聞。

嘉名聞於世。

其名曰友。

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

而有大功於魯。立僖公。受費以為上卿。僖元年。至于文子武子。文子。

行父武子宿。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

魯君於是乎失國。文十八年。公子遂殺惡及視而立宣公。魯君於是始失其國之權。政在季

氏。於此君也。四公矣。宣成襄昭。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

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其世月文獻與此類。

胡傳。諸侯失國出奔者眾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而出奔。入於

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

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推

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

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意如。專執國命。四世

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

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

因。為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

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

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銷跋扈不臣之心。為人君者。觀春秋

